

西南文學文獻

第八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920113

L207.17/1:8

144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六輯

# 西南文學文獻

第八卷



本輯主編：徐希平

田耕宇

副主編：肖燕

鄭慧珍

葉南

編撰：王永波 陳堯 邢金良

劉浪 徐立昕 鄧潔

林洪濤 李廣科 艾晶

張麗豐

本卷目錄

嘉祐集

上

〔宋〕蘇

洵撰

……

嘉祐集

【宋】蘇洵撰

# 嘉祐集

上

樓所藏宋末題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

《嘉祐集》宋蘇洵撰。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仁宗至和、嘉祐年間與二子同至京師，除祕書省校書郎，后任霸州文安縣主簿。與二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歐陽修、曾鞏、張方平所作蘇洵墓誌、哀辭、墓表，均稱洵有文集二十卷，而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晁公武《郡齋讀書誌》、宋末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著錄蘇洵《嘉祐集》均爲十五卷，元代所修宋史蘇洵本傳稱『有文集二十卷』，而《宋史·藝文志》著錄爲十五卷，當爲元世之所存。今用四庫全書收的《嘉祐集》，此本以徐乾學家傳是樓所藏《嘉祐集》十六卷爲主，用康熙間邵仁泓輯刊《蘇老泉先生集》校之，后附錄二卷。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嘉祐集

別集類二

提要

臣

等謹案嘉祐集十六卷宋蘇洵撰洵有諡

法已著錄考曾鞏作洵墓誌稱有集二十卷

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十五

卷蓋宋時已有二本是本為徐乾學家傳是

樓所藏卷末題紹興十七年四月晦日婺州

嘉祐集

州學雕紙墨頗為精好又有康熙間蘇州邵  
仁泓所刊亦稱從宋本校正然二本並十六  
卷均與宋人所記不同徐本名嘉祐新集邵  
本則名老泉先生集亦復互異未喻其故或  
當時二本之外更有此一本與今世俗所行  
又有二本一為明凌濛初刊朱墨本併為十  
三卷一為

國朝蔡士英所刊任長慶所校本凡十五卷與

晁氏陳氏所載合然較蔡本闕洪範圍論一  
卷史論前少引一篇又以史論中為史論下  
而闕其史論下一篇又闕辨姦論一篇題張  
仙畫像一篇送吳侯職方赴闕序一篇謝歐  
陽樞密啓一篇謝相府啓一篇香詩一篇朱  
彝尊經義考載洵洪範圍論一卷註曰未見  
疑所見洵集當即此本中間缺漏如是恐亦  
未必晁陳著錄之舊也今以徐本為主以邵

劉宗巴應有言

提舉

本互相參訂正其譌脫亦有此存而彼逸者  
 並為補入又附錄二卷為奉議郎充婺州學  
 教授沈斐所輯較邵本少國史本傳一篇而  
 多挽詞十餘首亦並錄以備攷焉乾隆四十  
 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嘉祐集序

宋承五代之後文氣卑靡自廬陵歐陽氏宗昌黎先生  
之學以為古文而後天下翕然知通經學古為高然求  
其接迹廬陵如鍼芥之相合水乳之交融者尤必推著  
山蘇氏父子間也二蘇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  
生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異也老泉先生  
中年奮發無所師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韓歐以傳之二  
子斯足異已間嘗取先生之文而讀之大約以雄邁之

氣堅老之筆而發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極天人次  
之修明經術而其於國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  
於翰墨間先生之文益能馳騁於孟劉賈董之間而自  
成一家者也可不謂純而肆者歟然如此者有本有源  
觀先生上歐陽內翰書云始之屢躓而益困也盡焚其  
平昔之文以為不足學也而益力於古人之文章始則  
惶然以疑既而胸中豁然以明久之渾渾乎覺其來之  
之易蓋先生自言其俗學之不足尚而用力於古之難

如此昌黎先生云無誘於勢利無望其速成養其根而  
疾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其先生之學之所由成其即  
先生之文之不可及歟然則以先生而上繼韓歐下開  
長公昆仲殆不足為先生異矣予不敏不能仰窺先生  
之文於萬一惟思先生之才尚好學不倦如此則凡才  
之遠不及先生者更宜何如也集既刊成爰書數言以  
自勉云康熙三十七年相月既望吳郡後學邵仁泓謹  
序

金匱山房全書

序

夫文者所以明道也。道明則文興。文興則道顯。此理之必然者也。然文之於道。猶水之於魚。水涸則魚亡。道廢則文絕。故君子必先慎乎道。而後求其文。此嘉祐集所以為世法也。

嘉祐集者。嘉祐皇帝御集也。嘉祐皇帝。仁宗之子。年二十。即位。天下歸心。嘉祐元年。始建學堂。置學士。以文治天下。嘉祐二年。始置學士。以文治天下。嘉祐三年。始置學士。以文治天下。

嘉祐集之文。其體裁宏富。其氣貫注。其辭采華茂。其音韻铿锵。其法度森嚴。其筆力雄健。其神韻超逸。其意旨深遠。其境界高遠。其情思細膩。其語言簡潔。其風格清新。其意境悠遠。其韻味醇厚。其氣味芬芳。其神采奕奕。其風采照人。其風流倜儻。其風骨嶙峋。其風骨嶙峋。其風骨嶙峋。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一

宋 蘇洵 撰

幾策一首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  
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  
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

至於此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  
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  
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  
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  
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  
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  
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  
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

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  
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  
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  
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  
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  
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  
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  
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

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  
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  
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  
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  
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  
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  
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  
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

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  
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  
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  
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  
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  
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  
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  
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

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  
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  
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  
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  
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  
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  
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  
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

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  
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  
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  
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  
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  
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  
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  
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

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  
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  
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  
不加重也羌人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  
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  
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  
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  
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

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  
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  
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  
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  
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  
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  
治諸侯竝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  
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

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  
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  
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  
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欲  
為焉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焉於用威一賞罰一號  
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  
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  
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

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  
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  
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  
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  
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  
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  
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  
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

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  
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  
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  
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  
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治則民  
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德固  
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  
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

氏首為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息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  
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  
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  
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  
以刑為本而號亦為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  
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  
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  
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二

宋 蘇洵 撰

權書上

權書引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

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  
妄以我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為常言也而我  
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  
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

心術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  
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  
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

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  
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  
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  
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  
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  
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  
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  
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

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惠不避小利小惠不足以辱吾技

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  
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  
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  
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  
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  
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  
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  
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

金史四庫全書  
卷二  
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  
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  
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法制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戰  
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為之謀乘之則一舉而奪  
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兵而送  
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之善軍者

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義附者  
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君子六千人韓  
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淖者救食馬者也  
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叛莫難於用衆莫危於用寡  
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  
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為強  
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疎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  
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其約攜矣險阻懼威疎行以紆

士氣兵莫危於攻莫難於守客主之勢然也故地有二  
不可守兵少不足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  
能以寡為衆以小為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  
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  
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  
無氣嚴戢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埤示怯乘懈突  
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  
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懼背城而戰

欲其不憚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疎欲速夫直而銳  
疎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  
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  
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  
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  
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睜而忘敵以形形我恬而不  
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  
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為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

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為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強弱

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

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  
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  
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  
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  
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  
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  
天下皆強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  
而與之角者益無幾也隋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

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  
在而彷徨乎其不足邨之地彼益所以孤項氏也秦之  
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強最後取非其憂  
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  
天下取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  
以為牡設右以為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  
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  
攜益一陣之間必有牡牝左右要當以吾強攻其弱耳

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強其左  
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  
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常突出自  
背反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其強弱以敗  
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  
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之是無以耗敵之  
強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智者輕棄吾弱而使  
敵輕用其強忘其小喪而志於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

尖

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  
衝夫盡兵以守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  
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  
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  
正二曰竒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  
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銳兵

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竒道大山峻谷  
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搥鼓突出乎平川以衝  
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  
於竒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  
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竒道之城不必堅  
也竒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  
而不知竒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  
不知竒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

於人抉門斬闕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  
焉乘壞垣坎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闕而主人不之  
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  
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  
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  
竒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  
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  
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

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  
素也劉滂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  
江南長沙以與滂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  
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  
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恭恭悉精卒以抗李光顏  
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恭黎  
明擒元濟此用竒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  
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

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  
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攷守潼關關之左有  
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  
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  
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  
危係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

用間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

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  
史太公常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  
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為間耶  
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  
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  
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  
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

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  
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  
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  
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  
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  
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  
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  
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

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  
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  
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  
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用一敗也不得  
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信二敗也受吾財而  
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  
一振而羣網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  
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

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  
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  
呼是亦間也

嘉祐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三

宋 蘇洵 撰

權書下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  
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  
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

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  
之雄乎今其書論竒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  
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  
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閔廬之入  
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  
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  
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  
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

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  
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  
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  
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  
平王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  
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頽舊塚而吳服田單請燕掘  
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  
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

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為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為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一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圍營而自固或且

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  
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  
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  
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  
而已矣

子貢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  
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

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強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

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  
移兵伐魯為勛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  
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  
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  
於齊猶肘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  
志者懼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  
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  
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恣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潛

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為齊人計  
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  
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  
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為齊  
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  
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  
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  
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諭齊及諸侯連

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  
為齊有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而力虧破滅之  
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  
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  
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  
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

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  
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  
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  
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  
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  
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  
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  
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

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  
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  
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  
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  
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  
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  
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昧易量嗚呼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

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項籍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玄德有取天下之量而

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  
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  
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  
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  
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  
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大量之不大未嘗  
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  
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

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  
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  
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  
故籍雖還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  
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  
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  
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  
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

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  
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  
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  
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  
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  
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  
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  
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

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  
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  
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  
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  
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劔門者可以  
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  
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  
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

以措足如劔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  
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  
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  
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  
也

高祖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  
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

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  
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  
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  
之者益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今  
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  
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  
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

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  
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  
弱子抗吕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  
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吕氏者為惠帝計  
也吕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  
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  
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  
少矣方亞父噉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

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  
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  
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  
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  
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  
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  
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  
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

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  
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  
韓信黔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  
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  
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  
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嘉祐集卷三

知也一旦人有惡言欲滅威氏者時增出伐燕立命平  
 劫即新之夫會之罪本形也惡之者誠偽本必也且高  
 其害甚於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然於  
 亦未嘗為善也而不加其罪者其然於  
 皆以惡於世者而加其罪之必也其然於  
 皆以善於世者而加其罪之必也其然於  
 皆以惡於世者而加其罪之必也其然於  
 皆以善於世者而加其罪之必也其然於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四

宋蘇洵撰

衡論上

衡論引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之有刻也於此為銖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善衡焉

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可以至於  
無窮而亦可以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嗚呼從  
吾說而不見其成乃今可以罪我焉耳

遠慮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  
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  
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  
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

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  
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誰與議不議  
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  
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  
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  
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  
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  
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

共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  
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  
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  
嬰游說諸侯任鄒生陸賈縱公至於竒機密謀羣臣所  
不與者唯留侯鄒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竒才而委之  
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  
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  
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

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  
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  
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泄也  
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  
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  
所做以濟耳守成之世其異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  
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  
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

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

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  
友以開心胃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  
世之君宴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  
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  
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  
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  
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  
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

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  
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  
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  
重其權而後可以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  
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  
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  
以生人教人而後可也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為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蹠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蹠者可馭以羈絀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

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蹠是能觸當與虎豹並殺  
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驎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  
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有  
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為將者又不可  
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  
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  
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  
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

赤心美田宅大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卑智竭慮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為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為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大小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而為之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

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

用之可也昔者漢高祖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

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  
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  
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  
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  
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此之時  
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  
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  
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任相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伴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伴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為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

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  
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厠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  
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  
者為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為也故接之以禮而重  
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有道為之  
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  
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  
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北

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  
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  
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  
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  
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卹其私吾觀  
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  
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  
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

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童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以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而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接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

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以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

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  
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  
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  
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  
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  
福而求禍者也

重遠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

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於  
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為之奔  
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  
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世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  
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  
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  
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  
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

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  
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  
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  
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  
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  
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  
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檣杌饔餐  
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

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忘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為要區河朔陝右疆域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

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如何哉曩者北兵深入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卹一郡守一縣令未常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之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

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  
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闖譏門征  
徂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  
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為廉吏矣而招  
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  
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  
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  
發於蜀川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

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為  
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地者吏不肖也今夫  
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既為天下  
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為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  
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己其戕民黷貨  
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選奕  
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敝車  
斃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

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賊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甸中矣

金剛口唇合言

卷四

嘉祐集卷四

同中表... 之... 走... 沙... 人之... 地... 方... 吏... 下... 有... 也... 今...  
 野... 以... 時... 變... 離... 又... 尺... 歸... 以... 歸... 其... 固... 師... 為... 取... 為... 千... 里... 衣... 其... 美...  
 鳥... 突... 與... 鶴... 眼... 無... 擊... 擊... 一... 方... 之... 兩... 以... 考... 以... 考... 亦... 亦... 亦... 亦... 亦...  
 視... 亦... 以... 貢... 亦...  
 知... 亦...  
 六... 亦...  
 下... 亦...  
 下... 亦... 亦...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五

宋 蘇洵 撰

衡論下

養才

夫人之所為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煦煦然而為  
仁孑孑然而為義不食片言以為信不見小利以為廉  
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

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  
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  
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  
奔走之地而不惑為吏而為吏為將而為將若是者非  
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道與德可勉以  
進也才不可強握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  
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  
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

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  
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  
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  
為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為衆人所勉強者耳  
何則竒傑之士常好自負踈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  
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  
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  
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為此以留意

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樛  
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  
以為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  
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  
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  
故不待放肆而後為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  
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  
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

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  
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既不能養及其不幸  
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  
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  
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為  
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  
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  
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

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竒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怒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為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竒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竒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竒傑之所為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

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竒傑而真竒  
傑者出矣

用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  
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  
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  
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  
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

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  
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  
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  
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  
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  
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纖  
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  
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

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勸屨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

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  
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  
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縷石以為之富商豪賈內以大  
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持東家之尺  
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一也先王惡竒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  
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而假真且重費也故  
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

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糶

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糶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  
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  
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  
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  
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  
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糶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  
之以縣官之舟闕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  
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

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翫法以為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槌入室而主人不知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恣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三代之盛  
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  
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  
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  
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  
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  
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辯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  
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

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  
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  
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  
其大體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  
可漏略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則亦有由矣法  
之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  
況法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今夫天子之子  
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

眊隸並笞而偕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勵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贖

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証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為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

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則又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於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於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

號為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笞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為也

### 兵制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吏叫呼衝

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  
乃如蓄虎豹圜檻一缺咆勃四出其故何也三代之兵  
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來所謂兵者  
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三代之兵皆  
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入相慈孝有憂相  
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而和易故其兵畏法而自重  
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  
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

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  
今謂之曰爾毋耕爾毋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  
充其欲彼將曰嚮謂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  
怨從是起矣夫以有善心之民畏法自重而不我咎欲  
其為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  
其不為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於三代天  
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  
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

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亡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為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重兵京

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獨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  
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兵強故末  
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  
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  
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何者自漢迄唐或開屯田或置  
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患今屯田  
益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  
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

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  
歲之蓄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  
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  
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  
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  
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公職分之田徧於天下自四京  
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  
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

家三百畝以為率前之斂其半者今可損之三分而取其  
其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為兵其不欲者聽  
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  
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  
之精者以為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  
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既不復鬻則歲益多田益  
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  
亡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

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  
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斂其  
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平乎曰古者公卿  
大夫之有田也以為祿而其取之亦不過什一今吏既  
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况三分而取一則不既優矣乎  
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為富也三分而取  
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為兵故也或曰  
古者什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為兵今三分而取一可

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為正卒其餘為羨卒田與追  
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為兵況諸古則為逸故雖取之差  
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  
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絲科  
斂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為之矣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  
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  
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  
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為多也是  
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  
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感感不  
樂常若摧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  
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

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  
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  
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  
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穫  
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  
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  
以至於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  
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强之利猶且

不可而況富强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歎嗟憤  
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  
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  
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  
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歎嗟憤之不免  
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於  
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皆有田以耕穀  
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

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  
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  
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  
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  
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  
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為  
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  
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

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  
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  
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  
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修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  
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  
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益三十  
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  
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

谿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  
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  
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  
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  
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  
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  
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  
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

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  
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  
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  
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  
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  
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之以為變也孔光何武  
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  
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

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感  
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禁  
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  
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  
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  
分之以為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  
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  
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  
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嘉祐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六

宋蘇洵撰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

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易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己也不

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棄棄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交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

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  
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  
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  
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  
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  
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  
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

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  
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  
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  
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  
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  
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  
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  
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

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  
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不窮  
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  
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危亡困辱之者以厭  
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  
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

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  
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  
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  
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  
於其前以為禮而為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  
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  
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  
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

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  
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  
人將欲以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  
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  
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  
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  
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  
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

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槌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槌

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  
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  
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  
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  
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  
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  
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  
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

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  
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  
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  
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  
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  
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  
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不勝則聖  
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董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

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  
之權固勝於樂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  
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  
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  
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  
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  
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  
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

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  
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遂雨之所  
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  
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  
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  
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  
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  
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使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豈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

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  
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  
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  
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  
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  
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  
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  
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

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  
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  
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  
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  
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  
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  
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

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  
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  
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  
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  
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  
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  
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  
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

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

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  
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  
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  
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  
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  
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  
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  
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

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如其菽哉嗚呼其後  
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  
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  
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  
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  
下於舜也天下未嘗間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  
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  
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

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  
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  
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  
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  
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  
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  
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

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  
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位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  
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  
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  
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  
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  
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

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  
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  
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  
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  
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  
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  
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

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

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

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

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  
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  
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  
續經而書孔子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  
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子哉  
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  
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耳爾

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下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嘉祐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七

宋蘇洵撰

洪範論叙

洪範其不可行歟何說者之多而行者之寡也曰諸儒使然也譬諸律令其始作者非不欲人之難犯而易避矣及吏胥舞之則干機百竅吁可畏也夫洪範亦猶是耳吾病其然因作三論大抵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

刻磨瑕垢以見聖祕復列二圖一以指其謬一以形吾  
意噫人吾知乎不吾知其謂吾求異夫先儒而以為新  
奇也

洪範論上

洪範之原出於天而畀之禹禹傳之箕子箕子死後世  
有孔安國為之注劉向父子為之傳孔穎達為之疏是  
一聖五賢之心不始不欲人君審其法從其道矣禹與  
箕子之言經也幽微宏深不可以俄而曉者經之常也

然而所審當得其統所從當得其端是故宜責孔劉輩  
今求之於其所謂注與傳與疏者而不獲故明其統舉  
其端而欲人君審從之易也夫致至治總乎大法樹大  
法本乎五行理五行資乎五事正五事賴乎皇極五行  
舍羅九疇者也五事檢御五行者也皇極裁節五事者  
也儻終於身驗於氣則終始常道之次靡有不順焉然  
則舍羅者其統也裁節者其端也執其端而御其統古  
之聖人正如是耳今夫皇極之建也貌必恭恭作肅言

必從從作又視必明明作哲聽必聰聰作謀思必睿睿作  
聖如此則五行得其性雨暘燠寒風皆時而五福應矣  
若夫皇極之不建也貌不恭厥咎狂言不從厥咎僭視  
不明厥咎豫聽不聰厥咎急思不睿厥咎蒙如此則五  
行失其性雨暘燠寒風皆常而六極應矣噫曰得曰時  
曰福人君孰不欲趨之曰失曰常曰極人君孰不欲逃  
之然而罕能者諸儒之過也夫禹之疇分之則幾五十  
矣諸儒不求所為統與端者顧為之傳則嚮之五十又

將百焉人之心一固不能兼百難之而不行也欲行之  
莫若歸之易百歸之五十五歸之九九歸之三三五  
行也五事也皇極也而又以皇極裁節五事五事得而  
五行從是三卒歸之一也然則所守不亦約而易乎所  
守約而易則人君孰欲棄得取失棄時取常棄福取極  
哉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天意  
也禹意也箕子意也

洪範論中并圖

或曰古人言洪範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  
今觀子之論子其未之學耶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  
極裁節五事其建不建為五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  
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比非所以裁節五事也子  
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  
極而配之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  
獲福極也然則劉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  
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子之知愈也則吾從

之彼歆向拂箕子意矣吾復何取哉雖然彼豈不知求  
從箕子乎求之過深而惑之愈甚矣歆向之惑始于福  
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淺廣而有五焉今其  
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  
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  
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  
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匹  
其不建之咎止一極之弱哉其失一也且逆而極順而

福傳之例也。至皇之不極則其極既弱矣。吾不識皇之極則天將以何福應之哉。若曰五福皆應則皇之不極惡憂疾貧凶短折曷不偕應哉。此乃自廢其例其失二也。箕子謂咎曰狂僭豫急蒙而已。罰曰雨暘燠寒風而已。今傳又增咎以眊增罰以陰。此其擅聖人之言以就固謬。况眊與蒙無異而陰可兼之。而別名之得乎其失三也。經之首五行而次五事者。徒以五行夫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耳。然五行之逆順必視五事之得失。使

吾為傳必以五事先五行借如傳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厥咎狂則木不曲直厥罰常雨其餘亦如之察劉之心  
非不欲爾蓋五行盡於思無以周皇極苟如庶驗增之  
則雖蠢亦怪駭矣故離五行五事而為解以蔽其覺其  
失四也傳之於木其說以為貌矣及火土金水則思言  
視聽殊不及焉自相駁亂其失五也夫九疇之於五行  
可以條而入者惟二箕子陳之蓋有深旨矣五事一也  
庶驗二也驗之肅又哲謀聖一出於五事事之貌言視

聽思一出於五行此理之自然可不條而入之乎其他  
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於五行五事  
非可條而入之者也條而入之非理之自然故其傳必  
鈎牽扳援文致而強附之然後可以僅知此福此極之  
所以應此事者立言如此其亦勞矣且傳於福極既爾則  
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亦當爾而今又不爾何也經曰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此言皇  
極建而五福備使經云皇極之不建則必以六極易五

福矣馬在其條而入之乎且皇極九疇之尤貴者故聖  
人位之於中以貫上下譬若庶驗然曰雨曰暘曰燠曰  
寒曰風曰時時於雨暘燠寒風各冠其上耳又可列之  
以為一驗乎若是則劉之傳惑且強明矣噫傳之法二  
劉唱之班固志之後之史志五行者孰不師而效之世  
之請者又孰不從而然之是以膠為一論莫有考正吾  
得無言哉

一圖指傳之謬

田穡不宿飲食不享出  
不節奪氏應時各有齊謀

木不曲直

純之不終  
是謂不肅

厥咎狂

常刑

厥極焉說曰順  
之其福攸好德

棄法律逐功臣稅  
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炎上

古之不從  
是謂不義

厥咎僭

常刑

厥極要說曰順  
之其福康寧

治宮室飾臺榭內溢  
亂犯親戚侮父兄

稼穡不成

視之不明  
是謂不藉

厥咎豫

常刑

厥極疾說曰  
順之其福壽

好戰功輕百姓  
飾城郭侵邊境

金不從革

聽之不聰  
是謂不謀

厥咎急

常刑

厥極首說曰  
順之其福富

簡宗廟不禱祠  
廢祭祀失天時

水不潤下

忠之不廉  
是謂不聖

厥咎蒙

厥罰  
常風

厥咎疑折說曰  
順之其禍亦終命

皇之

不極

厥咎眊

厥罰  
常陰

厥咎  
為

一圖形今之意

貌恭肅

木曲直

時雨

皇極

言從乂

金從革

時暘

視明哲

火炎上

時燠

五福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

七

之建

聽聰謀

水潤下

時寒

思睿聖

土稼穡

時風

貌不恭狂

木不曲直

常雨

皇極

言不從僭

金不從革

常暘

視不明豫

火不炎上

常燠

六極

不建

聽不聰急

水不潤下

常寒

思不睿蒙

土不稼穡

常風

洪範論下

吾既剔去傳疵以粹經猶有祕處而先儒不白其意或  
解失其旨者非一今辨正以申之經曰鯀陞洪水汨陳  
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夫五行一疇耳一汨  
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綱壞而目廢也然則五行之  
汨非五事之失乎五事之失非皇極之不建乎蓋箕子  
微見其統與端矣經之次第五行也以生數至於五事  
也求之五行則相尅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尅合矣先民  
之論五行也水性智而事聽火性禮而事視木性仁而

事貌金性義而事言土性信而考思及其論五常也以  
為德莫大於仁仁或失於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  
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  
以信正之此五常次第所以然也五事從之所以亦然  
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五者不以官名之  
鄭康成以食為稷以貨為司貨賄以賓為大行人是三  
百六十官箕子於九疇中區區焉錯舉其八耳孔穎達  
則曰司貨賄大行人皆事主非復民政夫事雖非民亦

未害為政孔之失滋甚焉吾以為不然箕子言國家之  
政無越是八者周公制禮酌而用之故建六官以主八  
政食與貨則天官祀與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  
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此得其正矣七稽疑擇建  
立卜筮人孔安國謂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卜筮人天  
下不為鮮矣孜孜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吾  
意卜筮至神人所諒而從者導之善人必諒而從之蜀  
莊是矣導之惡人亦諒而從之邱子明是也聖人懼後

人輕其職使有如邱子明輩故曰擇建立卜筮人謂擇  
賢也不然司空司徒司寇其擇之又當甚於此云者彼  
天子之卿不若卜筮之官為後世所輕雖婦人孺子知  
其不可不擇故也嗚呼聖人之言枝分派別不得其源  
紛莫可曉譬之日月五星十二次二十八舍使昧者觀  
之固憤憤如也不知晷度躔次的不可紊差之渺忽寒  
暑乖逆吾故於洪範明其統舉其端削剗之惑繩孔之  
失使經意炳然如從璣衡中窺天文矣

洪範論後序

吾論洪範以五福六極系皇極之建與不建而且不與  
二劉之增眊與陰或者猶以劉向夏侯勝之說為惑劉  
向之言皇極之建總為五福皇極之不建不能主五事  
下與五事齒而均獲一極猶平王之詩降而為國風夏  
侯勝之言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將有謀上者已而果然  
以劉向之說則皇極之不建不可系以六極以夏侯勝  
之說則眊與陰不可廢是皆不然夫福極之於五事非

若庶驗也陰陽而推之律歷而求之人事而揆之庶驗之通於五事可指而言也且聖人之所可知也今指人而謂之曰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福爾為某事明日必有某極是巫覡卜相之事也而聖人何由知之故吾以為皇極之建五事皆得而五福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福也皇極不建五事皆失而六極皆應不曰應某事者必某極也五事之間得與失參焉則亦不曰必某福必某極應也亦曰福與極參焉耳今劉以為皇極建而

為五事主故加之五福及其不建也不加之以六極而  
以平王之詩為說其意以為不建則不能為五事主故  
不加之六極以為貶也今有人有九命之爵及有罪而  
曰削其爵使至一命以貶之曰貶可也此猶平王之詩  
降而為國風曰降可也若夫有罪人當具五刑而曰是  
人也罪大不當加之以五刑姑以墨辟論以重其責是  
得為重其責耶今欲重不建之罪不曰六極皆應而曰  
獨弱之極應乃引平王之詩以為說平王之詩固不然

也且彼聖人者豈以天下之福與極止於五與六而已哉蓋亦舉其大槩耳夫天地之間非人力所為而可以為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其餘者可以遂見焉今也力分其一端以為二而必曰陰為陰雨為雨且經之庶驗有曰暘矣而豈獨遺陰哉蓋陰之極盛於雨而聖人舉其極者言也吾觀二劉之傳金不從革與傳常雨也乃言雷電雨雪皆在而獨於此別雨與陰何也然則夏侯勝之言何以必應曰事固

有幸而中者公孫臣以漢為土德而黃龍當見黃龍則  
見矣而漢乃火德也可以一黃龍而必謂漢為土德耶  
必不可也其所謂眊者蒙矣胡復多言哉

火之曰單

嘉祐集

十一

已其彼聖人者宜以天下之福與禍出於五與六而已  
 誠蓋亦未其大器耳夫天地之間將及力所為而可以  
 考驗者多矣聖人取其尤大而可以有所兼者五而使  
 其餘者可以通見焉今也乃分其一端以為二而於曰  
 以爲陰而爲而且經之居陰有曰陽矣而宜獨道陰哉  
 必不其也其所防而後矣其陰陽之言也吾觀二列之  
 其念而觀之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嘉祐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八

宋 蘇洵 撰

太玄論上

蘇子曰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索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

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天而不以人參焉故夫  
後之學者可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  
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  
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  
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揚雄見之矣疑而問問  
而辯問辯之道也揚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  
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  
耳太玄者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

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醫之不為疾醫  
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  
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跗扁鵲  
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使雄有孟軻之書而  
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之不足樂故大為之名以僥  
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  
數耶以為為道耶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  
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

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之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惟其求而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竒怪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工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玄者雄所以擬易也觀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

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  
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二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  
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  
也從而加之曰跂又曰贏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  
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跂也曰贏也是何為者或曰  
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贏而不在跂跂者斗之二  
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  
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則贅而割則虧

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  
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揚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揚雄  
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  
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  
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  
分之一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  
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焉求之則吾懼夫積日之無以  
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

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  
恐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焉故贊  
者可以為偶而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  
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其為數不足多也君子之為  
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以知其用有鼎而加柄焉  
是無問其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為  
鼎者固已明矣况乎加蹄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  
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太玄論中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為一在  
百以為二十五唯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  
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  
坎離震兌各守其方而六十卦之爻分散於三百六十  
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為易而以七分  
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  
也以為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故以七分者

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為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為易也上下而為卦九六而為爻此其所以為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為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為易若夫四位而為首九行而為贊此此正其所以為太玄者也而雄於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為太玄也始於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

觀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偶而在其所承觀中之  
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  
養之九而可以無患蓋易之本六日以為卦太玄之初  
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  
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躋贏而其道勝吾無憾焉  
耳

太玄論下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

於易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雄之所以  
為虛三之說也夫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  
用也今夫著亦用者之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  
一二唯其所用而著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  
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  
故曰五十五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  
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  
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

者衍其所常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將以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挂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扚是十用也既扚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贏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為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間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觀乎三

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  
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  
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變是非四十  
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算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掛其一再  
扞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數不可以  
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  
地虛三以扞天三皆求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  
探吉凶之四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

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以前禍福之兆聖人懼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登龜取著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著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著龜之能靈也况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皆奇偶雜則是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使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

終不可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畫而凶蓋  
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蹠  
與其羸加其首之一分損其著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  
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

太玄總例引

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讀揚子之書未知其詳而以意詰  
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  
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觀是焉蓋雄

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始之以十八策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外無觀焉

四位

在首之數在乎方州部家

推立算備矣

初揲而得之為家逆

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下有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略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

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  
別之大而家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  
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七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  
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無所  
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算故四位皆及於三而  
其算止於八十一率一算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

之日而算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竝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以應乎六爻之辭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偶或以為畫或以為夜奇首之畫在乎贊之奇偶首之畫在乎贊之偶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禍福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五十

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是  
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  
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  
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天中

羨從更辟廓  
減沉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  
次九為偶首初一日之盡故自奇之一至於偶之二而

大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

+

後得為五日觀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

贊為五日而偶首止於四

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  
度瓚之初一日入女二度

視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

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五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躋贏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

半於天度為不及故躋與贏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夫  
備矣

方州部家之算雖無與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

也皆舉算而以九乘焉故夫算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

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槩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算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為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算十有八九之半之為八十一日三部之算六九之半之為二十七日三家之算三九之半之為十三日有半而躋贏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為圖

立以太初歷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三方

中一牛  
二冬至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周

一

二  
三

大正四軍全

嘉祐集

十二

八七	五四	二持	八七	五四	二少	八七	五四	金 史 日 曆 卷 八
		一	危		一			
			大寒					
九一	七六	四三	十九	七六	四三	九一	七六	
			一					
三二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虛		女	
五四	二差	八七	五四	二上	八七	五四	二磬	
	一			一			一	
	立春					小寒		
七六	四三	九一	七六	四三	九一	七六	四三	
		一			一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六五	
	室							

大 宅 四 庫 全 書	五 四	二 釋 一	八 七	五 四	二 更 一 奎	八 七	五 四	二 增 一
	七 六	四 三 春 分	九 一	七 六	四 三	九 一	七 六	四 三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二 夷 一	八 七	五 四	二 從 一	八 七	五 四	二 達 一 壁	八 七
	四 三 胃	九 一 格	七 六 妻	四 三	九 一 俱 驚 蟄	七 六	四 三	九 一 銳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十								

二 一	八 七	五 四	二 一	八 七	五 四	二 一	八 七
	雨				昴		
四 三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九 八	七 六	四 三	九 八
				穀 雨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八 七	五 四	二 一	八 七	五 四	二 一	八 七	五 四
	晴						
九 一	七 六	四 三	九 一	七 六	四 三	九 一	七 六
		立 夏					清 明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參			畢			

大正四...

嘉祐集

十三

八七	五四	二應	八七	五四	二時	八七	五四
		一			一		
竈九	七六	四三	法九	七六	四三	種九	七六
一			一			一	
三二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夏至					小滿
五四	二過	八七	五四	二居	八七	五四	二飲
	柳			一			一
七六	四三	迎九	七六	四三	或九	七六	四三
		一			一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六五
小暑		鬼			芒種		

金  
五  
日  
月  
三  
一  
卷  
八

二  
木  
一  
四  
三  
六  
五  
八  
七  
九  
一  
二  
三

五  
四  
星  
七  
六  
九  
八  
二  
文  
一  
四  
三  
廊  
九  
一  
六  
五  
三  
二

八  
七  
禮  
九  
張  
三  
二  
五  
四  
大  
暑  
七  
六  
九  
八

二  
逃  
一  
四  
三  
六  
五  
八  
七  
常  
一  
唐  
九  
一  
三  
二

五  
四  
七  
六  
九  
八  
二  
常  
一  
四  
三  
六  
五

八  
七  
立  
秋  
九  
度  
翼  
三  
二  
五  
四  
七  
六  
九  
八

二  
永  
一  
四  
三  
六  
五  
八  
七  
九  
一  
三  
二

三  
州

大正四軍

嘉祐集

五 四 氏	二 視	八 七 秋 分	五 四	二 聚	八 七	五 四	二 減
七 六	四 三	九 疑	七 六	四 三	九 翕	七 六	四 三 處 暑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二 內	八 七	五 四 亢	二 飾	八 七 角	五 四 白 露	二 守	八 七
四 三	九 沈	七 六	四 三	九 積	七 六	四 三	九 陰 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九 八	六 五	三 二

十四

金史四庫全書 卷八

二成	九部	五四	二止	八七	五四	二晦	八七
四三		七六	四三	割九尾	七六霜降	四三	去九
六五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心	六五	三二
八七			八七	五四	二窮	八七房	五四
九箕			九一	七六	四三	九普	七六
三二			三二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文三〇四

嘉祐集

撰法

五四	二難
七六	四三
九八	六五
二卷	八七
四三	九一
六五	三二

三家

五四	二馴	八七	五四
七六	四三	九一	七六
九八	六五	三二	九八
大雪	八七	五四	二夫
	九一	七六	四三
	三二	九八	六五

三十有六而策視馬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二

三之別數是為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為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為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

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故著之數三十有六而標用  
三十三別一以挂於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  
并餘於扌再扌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  
三八扌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扌之後而數其餘夫一  
挂一扌之多不過乎六既六而其餘二十七者可以為  
九而不可以為八九况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標

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扞之後而三三  
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為二及九以為三  
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為一是苟以牽  
合乎一扞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扞三而後成而  
扞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輒挂而列乎三指  
之間玄之再扞也再扞不挂而歸於初扞之指吾於其  
挂而後分也見馬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輒挂挂必異處  
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扞不挂再扞不挂

金定曰... 卷八

故歸於初劫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劫而知  
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

從違也

如中水牛北方宿  
則是星從否則違

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

之從違也

如冬至以後筮而反遇應以  
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

數者首贊奇偶

之從違也

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陰家之夜二四六八  
陽家之夜陰家之晝晝詞多休夜詞多咎太

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一六水在北  
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為經三八木在

東四九金在酉故三四八九為緯取三經以為旦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為夕筮之一表三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為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一六九是也今大以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則曰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曰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則曰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中咎終咎遇偶首則曰一違二從三從始中咎終休

如大休辭者辭之從違也  
各觀其表之辭  
 始中決從終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增六州  
 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

大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

七

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

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減一而九

之

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

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 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

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

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 偶為所得日之

則其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

夜奇為所明日之畫此非一首之間一為奇而二為偶

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日則是法首九之者為贊  
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畫

也一首減一者為增贊也容有不盡求其九半之者為

日也二贊為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如應

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

也之盡百八十算有半即是應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半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日也日一日而

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

斗自北而東東而南而西而復於北立日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月

不書

厯法

大正日曆

嘉祐集

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  
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  
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  
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  
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  
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  
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  
而成度盡度而成朞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

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所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日固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歷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暮而此五盡者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別其一暮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九

宋蘇洵撰

史論序

史之難其人久矣魏晉宋齊梁隋間觀其文則亦固當  
然也所可怪者唐三百年文章非三代兩漢無敵史之  
才宜有如丘明遷固輩而卒無一人可與范曄陳壽比  
肩巢子之書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俳狀使之紀事

當復甚乎其嘗所譏誚者唯子鍊例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夫知其難故思之深思之深故有得因作史論三篇

史論上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禱杌禱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

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  
經皆愛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體二故曰史焉  
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以章之道以通之  
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  
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  
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  
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  
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

因赴告策書以脩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已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

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  
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  
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  
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  
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  
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  
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  
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

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  
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史論中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  
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  
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章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  
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閔與之失不  
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邾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

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恥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  
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  
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  
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  
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章乎  
遣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叱宮伯子多  
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

褒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  
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  
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  
其肆惡之志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  
惡也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  
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  
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  
者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

鄆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  
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區區於  
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  
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  
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  
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  
侯之末則山戎獫狁亦或庶乎其間是以絕而棄之將  
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

免乎絕與棄則其尊中國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  
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  
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  
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  
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  
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  
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  
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

之間王莽偽獲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章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史論下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

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  
丈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  
也今夫繡繪錦殺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  
紉之以為服則絺繒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  
叙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  
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  
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  
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趾

之間襲蹈遷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  
意也盡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  
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揚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  
其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  
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  
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竇巨擘馬然亦有失乎曰烏免  
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  
甚者董宣以忠毅槩之酷吏鄭衆呂強以廉明直諒槩

之宦者蔡琰以忍恥失身槩之列女李善王恽以深仁厚義槩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為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佛法乎此眩之失也壽之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

然哉此壽之失也噫固譏遽失而固亦未為得嗟譏固  
失而嗟益甚至壽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  
為監無徒譏之也

諫論上

古今論諫常與諛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諛  
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媵益甚  
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諛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  
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

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  
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  
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  
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美術而可曰機智勇  
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  
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  
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  
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

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而必乎術也  
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  
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  
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  
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  
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  
項襄而楚不敢圍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  
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

建以富貴餌閭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樂  
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  
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鄒生以助秦凌  
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  
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  
之也五者相傾險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  
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  
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

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如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

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

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  
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  
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  
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  
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  
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  
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  
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

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  
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  
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  
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  
之曰跳而越者予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  
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  
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  
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

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  
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  
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  
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  
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  
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  
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  
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

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  
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  
者乎誠如是欲聞儻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制敵

兵何難曰難乎制敵曷難乎制敵曰古者六師之中士  
不能皆銳馬不能皆良器械不能皆利故其兵必有上  
中下輩力扼虎射命中捕敵敵前攻壘敵先乘上兵也  
習行陣曉擊刺進而進退而退中兵也奔則蹶負則喘

迎刃而殪望敵而走下兵也凡上兵一支中兵十中兵  
十支下兵百此非獨吾有敵亦不無也為將者不以計  
用之而曰敵以上兵來吾無上兵乎以中兵來吾無中  
兵乎以下兵來吾無下兵乎然則勝負何時而決也夫  
勝負久而不決不能無老師費財吾故曰難乎制敵也  
若其善兵者則不然堂然而陣填然而鼓視敵之兵有  
挺刃大呼而爭奮者此其上兵也以吾下兵委之吾進  
亦進吾退亦退者此其中兵也以吾上兵乘之滿鏃而

向之其色動介馬而馳之其轍亂者此其下兵也以吾  
中兵襲之夫如此敵之上兵樂吾下兵之易攻也必盡  
銳不顧而擊之吾得以上兵臨其中中兵臨其下此皆  
以一克十以十克百之兵也馬往而不勝哉是則敵三  
克吾一而吾三克敵二况其上兵雖勝而中兵下兵即  
既為吾克其勢不能獨完亦終為吾所并耳噫一失而  
三得與三失而一得為將者宜何取耶昔田忌與齊諸  
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

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  
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夫臚之說乃吾向之說  
也徒施之射是以知其能獲千金而止耳苟取而施之  
兵雖穰苴吳起何以易此哉

讐妃論

史記載帝讐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  
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  
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

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構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媿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

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  
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  
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駢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  
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  
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  
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  
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祭至周而發之

化為龜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  
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  
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  
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  
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  
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  
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  
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  
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  
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  
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  
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  
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

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  
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  
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  
為人矣乎桓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  
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  
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  
言可以繫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

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  
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  
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  
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  
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  
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  
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

堯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馬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須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

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  
何以死哉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  
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  
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  
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  
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

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

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  
衰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  
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  
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  
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  
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  
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  
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邪夫齊國之

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  
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  
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  
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  
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  
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  
也而况乎不至於九也

辨姦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若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  
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  
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  
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  
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  
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忤不求與物浮沉使晉

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  
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  
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  
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  
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  
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  
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

衣巨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三子知聖人汙論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吾為之說曰  
汙下也宰我子貢有若三子者其智不足以及聖人高  
深幽絕之境而徒得其下者焉耳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  
之能違也有若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夫子之盛也是知夫子之大矣而未知夫子之所以  
大也宜乎謂其知足以知聖人汙而已也聖人之道一

也大者見其大小者見其小高者見其高下者見其下而聖人不知也苟有形乎吾前者吾以為無不見也而離婁子必將有見吾之所不見焉是非物罪也太山之高百里有却走而不見者矣有見而不至其趾者矣有至其趾而不至其上者矣而太山未始有變也有高而已耳有大而已耳見之不逃不見不求見至之不拒不至不求至而三子者至其趾也顏淵從夫子游出而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宰我子貢有若從夫子游出而

告人曰吾有得於夫子矣夫子之道一也而顏淵得之  
以為顏淵宰我子貢有若得之以為宰我子貢有若夫  
子不知也夫子之道有高而又有下猶太山之有趾也  
高則難知下則易從難知故夫子之道尊易從故夫子  
之道行非夫子下之而求行也道固有下者也太山非  
能有趾而不能無趾也子貢謂夫子曰夫子之道至大  
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夫子不悅夫有  
其大而後能安其大有其小焉則亦不狹乎其小夫子

有其大而子貢有其小然則無惑乎子貢之不能安夫  
夫子之大也

利者義之和論

義者所以宜天下而亦所以拂天下之心苟宜也宜乎  
其拂天下之心也求宜乎小人邪求宜乎君子邪求宜  
乎君子也吾未見其不以至正而能也抗至正而行宜  
乎其拂天下之心也然則義者聖人戕天下之器也伯  
夷叔齊殉大義以餓於首陽之山天下之人安視其死

而不悲也天下而果好義也伯夷叔齊其不以餓死矣  
雖然非義之罪也徒義之罪也武王以天命誅獨夫紂  
揭大義而行夫何卹天下之人而其發粟散財何如此  
之汲汲也意者雖武王亦不能以徒義加天下也乾文  
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嗚呼盡之矣君  
子之恥言利亦恥言夫徒利而已聖人聚天下之剛以  
為義其支派分裂而四出者為直為斷為勇為怒於五  
行為金於五聲為商凡天下之言剛者皆義屬也是其

為道決裂慘殺而難行者也雖然無之則天下將流蕩  
忘反而無以節制之也故君子欲行之必即於利即於  
利則其為力也易戾於利則其為力也艱利在則義存  
利亡則義喪故君子樂以趨徒義而小人悅懌以奔利  
義必也天下無小人而後吾之徒義始行矣嗚呼難哉  
聖人滅人國殺人父刑人子而天下喜樂之有利義也  
與人以千乘之富而人不奢爵人以九命之貴而人不  
驕有義利也義利利義相為用而天下運諸掌矣五色

必有丹而色和五味必有甘而味和義必有利而義和  
文言之所云雖以論天德而易之道本因天以言人事  
說易者不求之人故吾猶有言也

嘉祐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

宋 蘇洵 撰

上皇帝十事書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  
冒萬死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  
劄子連牒臣以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修奏臣所著  
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

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闕臣本田野匹夫名  
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  
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又有  
羣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固宜不少  
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  
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  
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  
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

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  
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臣者其意以  
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萬一而臣之  
所以自結髮讀書至於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  
未敢廢者其意亦欲效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志耳  
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  
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臣自惟疎賤未敢  
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

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已所自致而不知戮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

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取高位官吏  
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  
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  
者所欲去而未得也臣竊思之蓋今制天下之吏自州  
縣令錄幕職而改京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  
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遠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  
隔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一  
旦改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庶吏此能吏朝廷不

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涖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為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庶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

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而加之罪今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已功漸不可長臣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

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况乎冗官紛紜如此不知所以節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聞焉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

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有所推恩而不惟艱之也其二曰  
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  
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  
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  
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  
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  
學而得者嘗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  
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

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  
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源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  
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  
必將有以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  
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恃其說明也  
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  
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  
曉也今之制苟幸而其官至於可任者舉使任之不問

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  
此猶借資之人而欲從之旬昏不已難乎臣愚以為父  
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  
能自修飾而越錄躡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  
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為學不待父  
兄之資其任而得官者知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  
強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其  
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

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  
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  
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  
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  
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  
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謬而不若無之為  
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  
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

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  
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  
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而不謬今天  
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  
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不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  
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為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  
官而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  
皆從司會而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

廢唯御史可以總察中外之官臣愚以為可使朝臣議  
定職司考課之法而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  
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人以專治其事以舉  
刺多者為上以舉刺少者為中以無所舉刺者為下因  
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為之賞罰其非常之  
功不可掩之罪又當特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  
則其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  
過數十人足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

無便於此者矣。今天下號為太平，其實遠方之民窮困已甚，其咎皆在職司。臣不敢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有諸侯臣妾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予奪富貴貧賤者皆自我制之。此固有以臣妾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置辟舉之權猶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於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

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尊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於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臣之也小吏之於大官不憂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

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小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為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使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為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且必有異材焉後將以為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

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  
為姦此縣令之所以為難也臣愚以為州縣之吏事太  
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贊拜趨走其  
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  
曰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窺是以天下有急不求  
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其祿位  
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  
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

曹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  
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  
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  
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  
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  
臣愚以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  
所謂武舉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強引重市  
井之粗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

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  
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汙無  
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  
得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  
便於弓馬可以出入嶮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  
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  
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  
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

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

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舉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邪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蒞之凜凜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

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  
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  
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姦吏重足  
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個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  
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  
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  
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  
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

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太山喬嶽非扳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羣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

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  
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  
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一  
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  
者也其安以從入為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  
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  
相觀不觀於其山川之嶮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  
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敵褻夫不必

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甚畏敢有煩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無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當以某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惶失次為夷狄笑

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今  
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搖足輒隨而書之雖  
有奇才辯士亦安所効用彼夷狄觀之以為罇俎談燕  
之間尚不能辨軍旅之際固宜其無人也如此將何以  
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哉臣愚以為奉使宜有常人唯  
其可者而不必均彼其不能者陛下責之以文學政事  
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敗吾事而亦稍寬其法使得  
有所施且今世之患以奉使為艱危故必均而後可陛

下平世使人而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邪此臣又非獨為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所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趨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靡散

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為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為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為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如郊之赦與軍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惟是

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  
赦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  
得郊之賞也何暇慮其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  
而行之又從而盡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  
此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  
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  
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為盜賊而  
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

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為其疏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於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以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

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  
熟狎戲慢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  
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  
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  
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  
錦繡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關齟齬賢人之謀陛  
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  
曰小人之根未去也竊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乎去而

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  
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  
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  
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屍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  
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  
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漢之衰至於掃  
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  
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

既疎之又疎之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  
不過闡闢掃洒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根使朝廷  
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  
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  
二十二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名臣然臣觀朝  
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  
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濶為世笑然臣以為  
必將有時而不迂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

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召臣臣言無以至於朝廷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嘉祐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一

宋 蘇洵 撰

書六首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  
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  
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策議太尉許諾謹

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  
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  
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  
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  
匪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  
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  
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  
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

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

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胄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

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  
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  
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  
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  
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  
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  
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  
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

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徒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  
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  
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  
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  
眊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  
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  
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  
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

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

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  
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  
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  
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淮之捍而代汾陽之長者  
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  
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  
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  
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

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  
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  
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  
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  
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  
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  
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  
望邪不宣洵再拜

上富丞相書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  
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  
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  
故默默在此方今因而後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值乎  
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  
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  
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

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  
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  
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  
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  
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  
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  
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  
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

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忘是二者惟善  
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  
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  
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  
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  
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名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  
名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  
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

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覺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

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蒂於其間  
古之君子與賢者竝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  
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  
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  
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  
周勃陳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  
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  
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即位之初

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  
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  
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之一去遂  
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  
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  
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  
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上文丞相書

昭文相公執事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是故古者之制其始也有百年之前而為之者也蓋周公營乎東周數百年而待乎平王之東遷也然及其收天下之士而責其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其始焉而制其極蓋嘗舉之於諸侯考之於太學引之於射宮而試之以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

弟也生而與之居處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  
太學而習之於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  
見於此時及其出為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  
後敗露以見其不肖之才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  
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豈以為此足以盡人之才蓋  
將為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黜其不肖  
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於此有人求金於沙斂而揚  
之惟其揚之也精是以責金於揚而斂則無擇焉不然

金與沙磧皆不錄而已矣故欲求盡天下之賢俊莫若  
略其始欲求責實於天下之官莫若精其終今者天下  
之官自相府而至於一縣之丞尉其為數實不可勝計  
然而大數已定餘吏濫於官籍大臣建議減任子削進  
士以求便天下竊觀古者之制略於始而精於終使賢  
者易進而不肖者易犯夫易犯故易退易進故賢者衆  
衆賢進而不肖者易退夫何患官冗今也艱之於其始  
竊恐夫賢者之難進與夫不肖者之無以異也方今進

退天下士大夫之權內則御史外則轉運而士大夫之  
間潔然而無過可任以為吏者其實無幾且相公何不  
以意推之往年吳中復在獫為一月而發二吏中復去  
職而吏之以罪免者曠歲無有也雖然此特洵之所見  
耳天下之大則又可知矣國家法令甚嚴洵從蜀來見  
凡吏商者皆不征非追胥調發皆得役天子之夫是以  
知天下之吏犯法者甚衆從其犯而黜之十年之後將  
分職之不給此其權在御史轉運而御史轉運之權實

在相公顧甚易為也今四方之士會於京師口語藉藉莫不為此然皆莫肯一言於其上誠以為近於私我也洵西蜀之人方不見用於當世幸又不復以科舉為意是以肆言於其間而可以無嫌伏惟相公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征伐四國以安天子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竝濟此其享功業之重而居富貴之極於其平生之所望無復慊然者惟其獲天下之多士而與之皆樂乎此可以復動其志故遂以此告其左右惟相

公亮之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  
得以與商均而瞽叟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  
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  
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  
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

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服而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過老於道塗而不懈不倦不慍不忤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

齊宣梁惠之徒之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窮困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其誠死於飢寒窮

困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  
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  
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  
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  
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  
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  
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  
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

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乎道千金之于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

日疎閑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  
不如意常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  
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  
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  
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  
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  
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

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  
十篇者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七  
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  
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  
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  
何有哉

上余青州書

洵聞之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

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  
今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為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  
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  
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囂囂嗟夫豈亦不足  
以見已大而人小邪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  
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為棄我取我而  
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  
矣哉昔者明公之初自奪於南海之濱而為天下之名

卿當其盛時激昂慷慨論得失定可否左摩西羌右揣  
契丹奉使千里彈壓强悍不屈之人其辯如決河流而  
東注諸海名聲四溢於中原而滂薄於遐遠之國可謂  
至盛矣及至中廢而為海濱之匹夫蓋其間十有餘年  
明公無求於人而人亦無求於明公者其後適會南蠻  
縱橫放肆充斥萬里而莫之或救明公乃起於民伍之  
中折尺筮而笞之不旋踵而南方又安夫明公豈有求  
而為之哉適會事變以成大功功成而爵祿至明公之

於進退之事蓋亦綽綽乎有餘裕矣悲夫世俗之人紛  
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達者安於逸樂而習為高  
岸之節顧視四海飢寒窮困之士莫不掣蹙嗔噉而不  
樂窮者藜藿不飽布褐不暖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  
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此二人者皆不可與  
語於輕富貴而安貧賤何者彼不知貧富貴賤之正味  
也夫惟天下之習於富貴之榮而忸於貧賤之辱者而  
後可與語此今夫天下之所以奔走於富貴者我知之

矣而不敢以告人也富貴之極止於夫子之相而天子  
之相果誰為之名耶豈天為之名邪其無乃亦人之自  
名邪夫天下之官上自三公至於卿大夫而下至於士  
此四人者皆人之所自為也而人亦自貴之天下以為  
此四者絕羣離類特立於天下而不可幾近則不亦大  
惑矣哉蓋亦反其本而思之夫此四名者其初蓋出於  
天下之人出其私意以自相號呼者而已矣夫此四名  
者果出於人之私意所以自相號呼也則夫世之所謂

賢人君子者亦何以異此有才者為賢人而有德者為君子此二名者夫豈輕也哉而今世之士得為君子者一為世之所棄則以為不若一命士之貴而況以與三公爭哉且夫明公昔者之伏於南海與夫今者之為東諸侯也君子豈有間於其間而明公亦豈有以自輕而自重哉洵以為明公之習於富貴之榮而狃於貧賤之辱其嘗之也蓋以多矣是以極言至此而無所迂曲洵西蜀之匹夫嘗有志於當世因循不遇遂至於老然

其嘗所欲見者天下之士蓋有五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見矣而獨明公之未嘗見每以為恨今明公來朝而洵適在此是以不得見伏惟加察幸甚



文獻通考

嘉祐集

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嘉祐集卷十二

宋 蘇洵 撰

書九首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  
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  
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

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  
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  
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  
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  
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  
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  
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  
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

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  
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  
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  
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  
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  
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  
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  
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

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

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  
二人者則四人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  
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  
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  
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  
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自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  
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

嘉祐集

嘉祐集

三

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  
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  
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  
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  
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  
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  
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

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  
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  
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  
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  
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  
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  
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  
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每取古人之文而讀

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別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  
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  
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  
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  
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  
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  
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  
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

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嗜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蓋有曰吾不聞者焉而況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愚

未嘗敢忽也。今夫羣羣焉而生，迺迺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

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  
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稱  
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  
冀其萬一頃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  
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  
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  
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  
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

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髣髴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待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矣其戲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衰老

唯無曰荀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  
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快悵不審日來尊  
履何似二子軾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  
活洵道途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  
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  
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議論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

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  
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  
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從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  
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  
思欲跂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  
議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  
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足以嘯歌俯仰終  
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

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洵啓夏熟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為京兆尹天下謂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授或以為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肯鹵莽然此豈足為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

敢有懈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  
既不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為匹夫而  
要君命苟以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  
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  
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飢寒而不擇以  
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  
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  
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

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為矣人皆曰求仕將以行道

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為  
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命  
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  
秋軾輟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而  
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為固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棄民行年  
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

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叮寧而不肯已朝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意譬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蓋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言平生洵不以身之進

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  
故有德於洵再召而辭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恥於  
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貪而知其不欲為異其  
去不追而其來不拒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  
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  
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  
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  
為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

詞曰寡君使其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  
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  
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  
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唯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  
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  
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

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慄慄於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

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來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能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忸怩者累月而後決竊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

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憂不憂而求人憂則君子交譏  
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  
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  
軾轍齟齬投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  
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  
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室然  
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  
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意惟  
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與  
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  
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  
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  
明公以為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  
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  
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

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  
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  
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  
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  
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  
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

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歸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  
不肯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  
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與我無愛也聞之古人  
日中必昃操刀必割當此時也天子虛席而待公其言  
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適在京師且未甚  
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無  
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  
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烈僮僕無人色

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火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  
許有導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  
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  
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  
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上韓舍人書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衰  
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敵之不臣天子

震怒大臣憂恐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  
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閒人於國家無絲毫之  
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  
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  
我哉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  
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  
然不至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  
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閒布衣與之論閒事邪此洵所以

不敢遽見也自閉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  
拜伏拳跽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  
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僕辱先求之此其必  
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段干木踰垣而避之泄柳  
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  
之徒歟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  
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